

法西斯細菌

夏衍劇作集之一

開明書店印行

法西斯細菌

夏衍劇作集之一

法西斯細菌

版初明開月一年五十三國民

版再明開月十年五十三國民

角五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代表人
開明書店
范洗人

著作者

夏

衍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To Prof. C. Tin and Dr. T. T. Wu,

**I dedicate this Play in token of
affection and gratitude,**

Y. H.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美學出版社

昆明：第十四號郵政信箱孟浪先生

上海：南京東路慈淑大樓六三〇號路式導律師

時：自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四二年春。

地：東京，上海，香港，桂林。

人：俞實夫——醫學博士

靜子——其妻

壽美子——其女

趙安濤——實夫的同鄉好友

秦正誼

鄰婦

錢琴仙（露茜）——趙安濤妻

錢裕——琴仙弟

徐阿發——汽車司機

張媽

珍妮·馬——錢裕的愛人

金老板——商人

密斯脫萊——商人

阿潮哥——商人

僕 歐 甲

僕 歐 乙

阿 妹 — 粵 籍 女 僕

日 本 兵 甲

乙

丙

第一幕

一九三一年秋，九月。

東京近高架線的郊外，幽靜的住宅區，俞實夫的「貸家」。

簡素的日本式平屋，右手，四席寢室，正中，相當雅致地陳設着的八席——實夫的書齋兼客室，「床之間」正面壁上，掛着一幅裝在鏡框中的隋那(Eld. Jenner)的畫像，下面是一盆日本菊的生花，豐富的書架，和簡單的陳設。几，座蒲團，曼陀琳，和一架相當高級的蓄音機。八席前面是廊下，再前是「種着一些朝顏，波斯菊(Cosmos)之類的「庭」(小院子)」。左方是「玄關」(正門)，必要的「下駄箱」之類。玄關前面是連接着「庭」的「生垣」(籬)，稍稍可以看見公用的井戶唧筒等等。

晴朗的秋日清晨，已經使人感到暖意的陽光淡淡地洒在玄關的「障子」(紙窗)上，微風吹着。

幕啓時，實夫穿着和服木屐，坐在廊下，手裏拿着一本西文雜誌，熱心地讀着。三十三歲，但長得比年齡更蒼老些，清癯但是康健，細長而多紋的眼睛，統直的鼻子，戴着相當深度的眼鏡。

靜子，他的日籍太太，二十一歲，溫文靜婉，從面貌和裝飾中可以知道是一個相當素養

的女子，簡素的和服上罩着白色圍裙，忙碌地收拾着方才用畢的早餐食具，頻頻注意着席上玩着積木的壽美子。

壽美子，三歲，白白胖胖。

遠遠的高架電車聲音之外，一切沈靜。

鄰家的日婦到井戶打了一桶水，急忙忙地回去。

由遠到近的牛奶車的聲音，停住，送牛奶的拿了兩瓶牛奶到玄關前面，放在門口的牛奶箱裏拿了空瓶欲走，看見了靜子，恭恭敬敬地。

送牛奶的 Ohayo Gozaimasu。〔早安。〕

靜子（輕輕地）Ohayo。〔早。〕

送牛奶的（機械的地）Doi-su——（下）

【鄰婦拿了要洗的衣服之類，到井戶邊去。

【賣豆腐的喇叭聲，經過。

【沈默。

【送報的孩子急匆匆地上，很熟練的將一份報紙交給鄰婦，對靜子他們的門口望了一眼，下場。鄰婦揩了揩手，看報。

【靜子將室內整理了一下，正要進去，被那天真爛漫的壽美子吸引着，回身轉來，坐在這

前面。

靜子 (替她搭好發木) Nachigai mashita-yo。〔錯。〕

〔壽美子望着她母親笑。靜子親她。〕

〔這時候，鄰婦在報上好像看見了一件大事似的興奮起來，望着靜子走了兩步，站住，低聲而有力地。

鄰婦 Okusan—〔大嫂—〕

靜子 Hai, Nani desuka—〔喂，什麼？〕

鄰婦 (指着報紙，走近幾步) Daihyoban desuyo—〔了不起啊！〕

靜子 (抱了壽美子，從廊下拖了木屐，走近去)

鄰婦 (指着報上的記事) Goshujin ga……〔你們先生……〕

靜子 (看報，驚喜) Arah Demashitano。〔啊呀，登出來了。〕

〔忘其所以，拿了報就走，想起，回頭來對鄰婦。

靜子 Chotto Kashiteku asai ne。〔對不起，借看一看。〕

鄰婦 Doz)。〔請。〕〔羨慕地望着她，回到原來的位罝)〕

靜子 (興奮地) Ne Anta——〔喂，你——〕

實夫 (熱心地看着書，差不多不會聽見，隨便地應了一聲) 唔。

靜子（看了他一眼，對抱着的壽美子，指着報上實夫的照片）Konohito, Dare-

「這是誰？」

壽美（笑着）Tapa-

靜子對了！（親她，走到廊下，坐在實夫身邊，興奮地）報上登出來了！你，

看。

實夫（放下雜誌，隨便地將報看了一眼，點點頭）detaka。「登出來了。」

靜子（充滿了愛情）你，真了不起啊，報上說，「新中國醫學界的光芒！」

實夫（滿不在乎）報紙，老愛這麼講的。（淡淡地一笑）

靜子（把壽美子交給他）你抱她，我得去買點菜。怎麼樣？給你慶祝一下，今

天燒赤豆飯，好嗎？

實夫不，……幾點鐘了？現在。

靜子（看了看桌上的小鬧鐘）七點半。

實夫（將壽美子交還她）那，我得去研究所了。（站起來）

靜子（靜靜地，帶着嘲弄地笑着，跟着站起來，走到桌邊把一個桌上日曆拿給

他看，無言。）

實夫（恍然）啊，今天禮拜，對了。

靜子（笑着，正要開言）

實夫（攔住她，抓著頭笑）算了算了，別講了，給你又抓住了一次，證明我這個人記性壞，——

靜子（笑了）這是第三次。（奪去了他手裏的雜誌）禮拜天，是應該休息的日子。（把壽美子交給他）

實夫（苦笑，不在行地抱了壽美子，坐下來，靜子脫下了圍裙，打算出去，他又看見了那張報紙，看了幾行，回頭來對他妻子）這都是你昨天跟他們講的？

靜子 什麼？

實夫 報上講的事啊！

靜子 嚟。（轉念）有什麼講錯的地方沒有？

實夫（搖頭）沒有。不過，你得知道，真真做學問的人，是不該把自己的名字在報上這樣那樣的登出來的，何況自己的照片。

靜子 Demo……「可是……」

實夫 所以，今後要是有什麼新聞記者來——

靜子（攔着他）Demo，這不是你個人的事啊，我把這看作全中國人的名譽，

所以——

實夫（似乎沒有聽她）今後要是再有人來，統給我回了，說我不在。

靜子（大概是他講得太快了，不很理會）回了——？

實夫 Soda，「對，」別讓他們進來。（作驅逐的手勢）

靜子 Honto? 「當真？」

實夫（重重地點頭）

「沈默，靜子到四疊的房間裏去了一轉，出來。正要準備出去，——

「穿著日本大學生制服制帽的趙安濤和秦正誼由左手登場。趙安濤二十七歲，碩長愉快的政經系大學生，健康，用宏亮而充滿了自信的聲調講話，有時候不管對方情緒地高聲哄笑。從中學到大學——一直到東京的留學生團體，始終是一個活躍的活動份子，實夫的同鄉同學，也是無話不談的好友。

「秦正誼三十歲左右，老留學生，短軀肥滿，紅光滿面，善于揣測別人心思，講話決不使人感到不快，當然也頗有幾分才氣，從民族形式的書畫，篆刻，京戲，崑曲，一直到西洋音樂，日本流行歌曲，無所不曉，所以和他的外形綜合起來，還可以得到一個俗而不陋的印象。

「兩人興沖沖地走到俞宅門口。

正誼 Konnichiwa—

靜子 (聳耳聽，看了一眼實夫) 也許又來了。

實夫 誰呀？

靜子 怕又是報館派來的——。

實夫 (站起來預備走開) 說我不在。

靜子 (走向門邊) Hai donnata —— [是那一位？]

【安濤已經脫熟地穿過短籬，走進來了。

安濤 (大聲地) 老俞！

實夫 (同轉身來，愉快地) 啊，是你！上來，還有誰？

安濤 還有老秦。

靜子 (差不多同時，開門看見正誼，殷勤而有禮) 啊，秦樣， Dozo Oagari

nasai, [請上來，] 我當是那一位——

正誼 啊，Okusan，當是誰？滾？

靜子 (笑) 他怕新聞記者，所以正在警戒。

正誼 Sodesuka。[原來。]

【安濤已經從廊下脫了鞋，上來了，靜子殷勤地端了一把藤椅子，抱歉似的。

靜子 椅子不夠——

安濤 這，客氣什麼，自己來，自己來。（脫熟地自己動手拿了兩個「座蒲團」舖在席上）這樣舒服一點。（盤腳坐下）

正誼 （伸出手來和實夫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後拍了拍他的肩膀，舉起大拇指來）好，Doctor Yu 真了不得，咱們中國人有面子。（回頭來對靜子）奧樣，Onedeto！「恭喜恭喜！」

靜子 （遮掩不住內心的歡喜，回禮）Okagesamade。「托您的福。」

安濤 （把一大捲當天的報紙拿出來，照例大聲地）這，真是不容易啊，「東京朝日」用三欄地位給你登出來了，（忽然發見了方才靜子借來的報紙，若千誇張地驚奇）什麼？你破了戒？居然你們也訂了報？

靜子 不，從隔壁借來看的。

安濤 原來，我以爲，日本鬼的報紙肯用這樣大的篇幅登一個中國留學生的事情是一個奇蹟，而在你們家裏發見一份當天的報紙，却是一件更大的奇蹟！你是以不看報當作你的主義的。哈哈哈哈哈。

【靜子從地上拾起了那張報紙，邊走邊講。

靜子 讓我去給你們煮點紅茶。（從前門出去還了報紙，然後到後面去弄茶）

正誼

說起來，真不容易，大家都在說，日本「文部省」對一個沒有經過日本醫科大學本科的學生給與醫學博士，這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實夫

（似乎有點害羞的樣子）我，可沒有把學位看得那樣稀奇。

安濤

（沒有理會他）那是因為你的論文特別精彩，對於這個問題，報上說，還沒有人做過這麼精細的研究。

正誼

（拾起一份報來，讀）論文，唔，題目是：「關於黑熱病原體——賴西蒙·杜諾凡氏小體傳遞繁殖及生態的二三考察」，長得很，還有補助資料：「江蘇清江浦一帶黑熱病調查報告，以及克里司底那氏錫製劑應用的六十五個病例」。（喘了口氣，搖搖頭）噓，賴西蒙·杜凡諾，克，克里司底那——對於我們外行，真是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哈哈——。

實夫

（禁不住笑了）那，還不是跟你們滿口講着的什麼社會上層構造，意特沃羅奇之類一樣，你們談什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就一點也沒有興趣。

安濤

（攔住他）那可不同啊，自然科學，特別是科學裏面的一個部門的微生物學，這是一個專門，而政治經濟，却是普遍的，每個人都得知道的近代人的常識。所以，不懂杜凡諾，克里斯底那，依然不失為一個現代人，而不

懂得當時的政治，那——

實夫 那就什麼？

安濤 要說麼？……那，就是學究，書獃子。（笑）

實夫 （反駁他）假如你是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那麼請你收回這種獨斷。

安濤 不，絕對的不，舉一個眼前的例，譬如咱們中國人在日本唸書，誰都想平

平靜靜地做一點真實的學問，可是，你能逃得出中日兩國間的政治問題？這幾天，萬寶山的問題沒有解決，又鬧出了什麼中村事件，要是事件擴大起來，誰能擔保兩國之間不會發生戰爭——

實夫 （聽也懶得）得了得了，政治演說，到公園裏去，到會堂裏去！

安濤 瞧，這是自由思想！你的話就不是獨斷？你說，你說。

實夫 （辟易於他的那種執拗，祇能帶笑地）噯，老趙，你今天到這兒來，——是專爲「跟我——

安濤 對，沒有錯，一半是爲了向你道賀，一半是閑來無事，特意來跟你擡槓！

實夫 （勉強應戰）那好，擡下去！

【靜子端了茶出來，給大家酌了茶，看見他們擡槓，笑着。

靜子 啊呀，你們真是，一見面就爭論，還是那個老問題？